



律师做博主,是职业新机还是理想异化?

本报记者 肖春霞

4月21日晚上10点半,盛伟程下班后回到出租屋,来不及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裳,便架起支架,开始录视频。5条选题,都是他白天忙碌间隙随时捕捉并记录在册的灵感火花。当他剪完最后一条视频,已至凌晨。

今年28岁的盛伟程,是浙江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也是抖音上拥有百万粉丝的“盛律师”。

三年前,实习期结束后他开始独立执业,很快就遭遇现实痛击:无案可办,入不敷出是常态;扫楼、发传单,都收效甚微。直到他试着投入新媒体赛道,才找到“职业新路”。

一边是传统市场的激烈竞争,一边是网红经济的风头正劲,不少律师、律所像盛伟程一样,转战自媒体寻求新机。

记者在蝉妈妈数据平台上,以“律师”为关键词,地域勾选“浙江”后显示,截至4月22日,抖音平台上已认证律师身份的

“浙江籍”律师博主共417人,粉丝超10万的有18人。

律师变“博主”,究竟是为服务赋能,还是逐利变现?是职业新机还是理想异化?当法律服务与流量逻辑相遇,这场融合也在拷问职业的边界与初心。

明码标价 有助筛选出精准粉丝

“咨询费按每半小时计算,后续委托可抵律师费……”“盛律师”主页写着咨询价格。虽然主页里的“明码标价”常常收到不友好信息,盛伟程坚持不修改。240多条视频,内容以劳动法为主,风格朴素,最高点赞量达65万。

评论区里也充满了“好可爱”“为什么有人穿西装都能萌成这样”等留言。帅气的长相为他带来不少流量,但盛伟程却有些苦恼——“看起来太嫩了,客户不放心把案子交给我。”

和大多数博主一样,“盛律师”的视频在经历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后,才迎来爆发。他偶尔会在直播间免费解答法律问题。渐渐地,有些案源主动找上门来。去年他办理了80多宗案子,有一半来自抖音。

盛伟程表示,虽然客单价不算高,但多了案源,很有满足感。

也曾有商家邀请他带货,但都被他拒绝,“目前只想做好本职工作。”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律所将法律服务变成产品包,在抖音上明码出售。譬如账号“律调调浙江航向律师事务所”有20多个团购产品包,价格45元到4994元不等;账号“浙江航飞律师事务所”有10多个产品包,价格9.9元到970元不等;账号“威亚律师事务所”有17个产品包,价格39.9元到1699元不等……

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里,“明码标价”需要有对粉丝去魅的勇气,能过滤试图“免费获取”的客户,帮助博主筛选出愿意付费的精准粉丝。

探索公益与有偿的边界

每天早上9点半,博主“杭州刑事律师洪剑”都会准时开播。今年48岁的洪剑,是一名从公安民警转型做刑事辩护的律师。

三四十人在线的直播间,连麦者不断,有的说着难以听懂的地方言,有的夹杂着工地嘈杂声,洪剑逐一耐心解答。

从公安民警到律师博主,洪剑也曾有不适应,但因看好自媒体,他选择了坚持。直播小半年,他有了3000多个粉丝,直播间每天保持30人以上。“99%的人都只是来问问,不付钱,但我不介意。”他坦言,不喜欢像卖货那样赤裸裸地谈价格,商业气息太浓。

依靠直播,洪剑接到一些案子。可能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公益普法”观念,也可能是粉丝量不大、“话语权”不够,他也小心翼翼探索着免费和有偿的边界。这也是大多数具有一定粉丝量的“小”律师博主的真实写照。(下转2版)



京杭大运河杭湖游线开启试航

4月28日上午,阔别多年的京杭运河杭湖游线开启试航。“馥桂汉宫”号游船从杭州武林门码头出发,沿大运河一路北上,经停新市古镇,最终到达南浔古镇。

湖杭内河客运航线已停航30年,此次试航标志着这条融合历史与自然景观的水上旅游线路进入实际运营前的测试阶段。未来,该游线将以“串联双城文旅、激活水路经济”为目标,深度整合杭州、湖州两地运河文化遗产、水乡生态景观与都市旅游资源,打造“古运河上的流动风景线”。

董旭明 姚海翔 摄

“这笔钱是续命钱,更是信心钱”

接受司法救助后,她婉拒了社会救助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桐检

本报讯 “我们一家已经得到政府很多帮助了,社会救助资源可以用到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近日,已经接受司法救助的陈女士,婉拒了桐庐县检察院检察官想要后续为他们家申请的低保、教育等社会救助。

检察官第一次见到陈女士,是在2024年年底。当时,她满脸憔悴地来到桐庐县矛调中心12309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窗口求助,手中攥着厚厚一叠医疗单据——这些单据,来自于正躺在重症监护病房的她的丈夫毛某。

去年5月初,因家门口的路长期被邻居占用,常年在外打工的毛某气不过,趁假期回家与邻居理论。没想到,邻居动了手,毛某被铁架击中了后脑,昏迷不醒。作为

家中唯一劳动力,毛某倒下后,一家人没了经济来源,同时毛某在医院病房每天近万元的医疗费更是压得陈女士喘不过气来。

“我是从来从不向别人求助的。之前办案检察官来找我谈话时问过我是不是需要帮助,我说不需要。但现在,我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实在没办法……”这次找到检察官,陈女士主动讲起家里的情况。

陈女士和毛某有两个孩子。丈夫出事,他负责在外打工赚钱养家,陈女士负责在家照顾孩子以及年迈的公婆,没有工作。毛某的父母,一个重病卧床多年,一个身体孱弱,平日里要靠陈女士陪护。本来,陈女士觉得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丈夫踏实肯干,一家人的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却没想到发生这场悲剧。

毛某出事后,在村委会调解下,邻居拿

出了1.5万元后再未履行过赔偿责任。但医院里的毛某需要救治,陈女士四处借钱,光医药费就借了几十万元。

接访检察官了解情况后,立即向毛某所涉故意伤害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核实情况,了解到该案已经起诉,便将线索流转至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电话联系、实地调查走访,检察机关认为毛某的情况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立刻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并向杭州市检察院申请联合救助,最终为陈女士一家争取到了10万元的司法救助金,以解燃眉之急。

考虑到毛某的医疗情况以及两个小孩子均未成年,桐庐县检察院还根据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双向衔接机制要求,将其家庭情况和困难妇女儿童线索移送至县民政局、县妇联、县人社局、县教育局等部门,想为陈女

士一家申请到全方位、多元化的救助,为这个家庭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尽一份力。

“这笔钱是我丈夫的续命钱,更是给我们一家的信心钱,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拿到司法救助款后,陈女士再次来到桐庐县检察院感谢,却婉拒了检察官想要后续为他们家申请的低保、教育等社会救助。

陈女士说,相较于50多万元的欠款和后续康复治疗费用,10万元虽然不能解决所有困难,但却让她的家庭得以喘息。不过,对于低保等社会救助,她暂时还不需要,因为她相信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重新撑起这个家,也希望孩子能和她一起从当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在自信快乐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而她所说的那番话,不仅激励自己,也激励检察官持续做好司法救助这项护民惠民工作的决心。